

旧中国
黑社会
第一教父

杜心武

他身系青红两帮

是青红两帮的总龙头、总舵主

黄金荣、戴笠称其为师叔

杜月笙称其为师叔祖



全傳

下



民出
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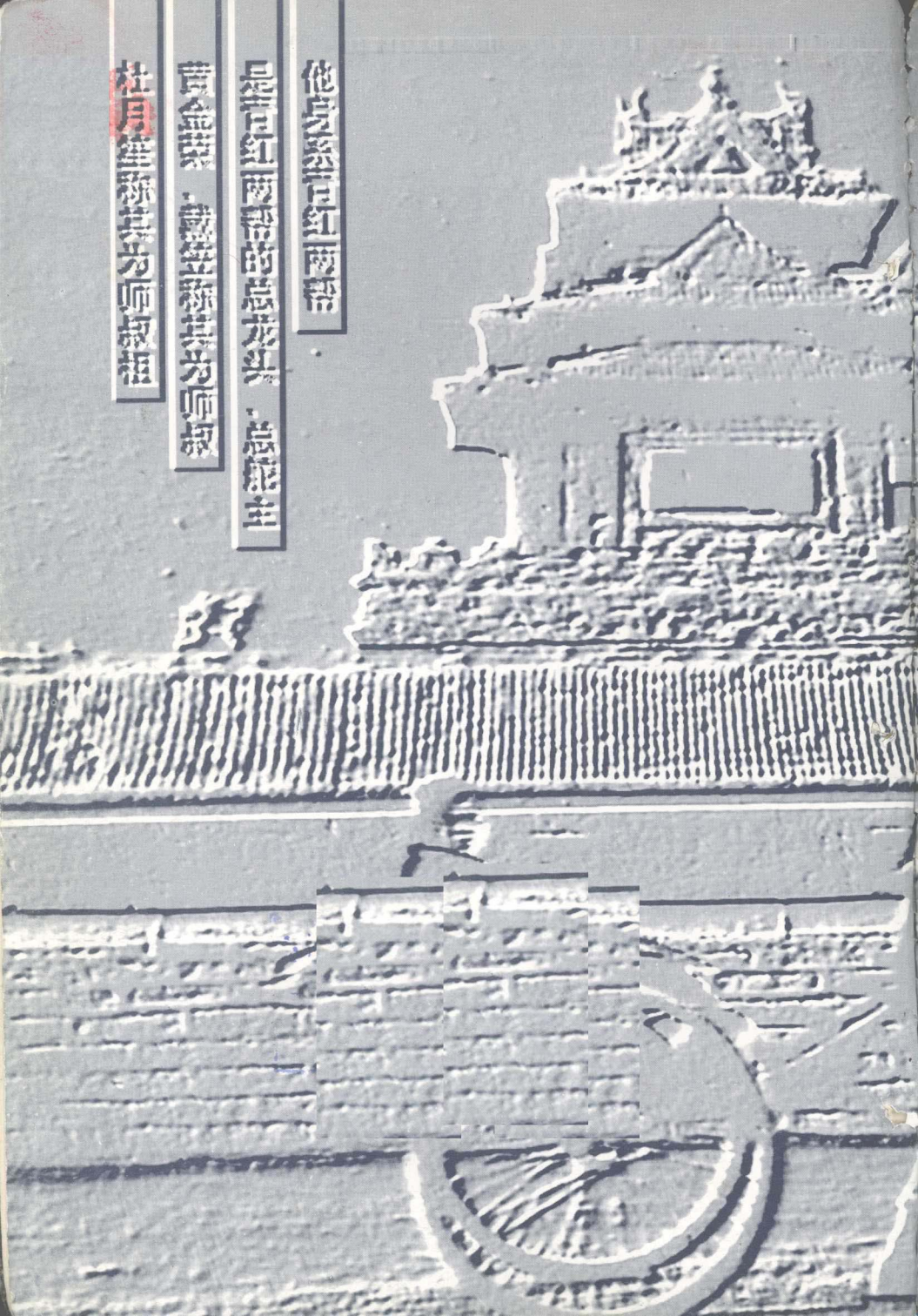


他自称是红卫兵

是红卫兵的总龙头、总舵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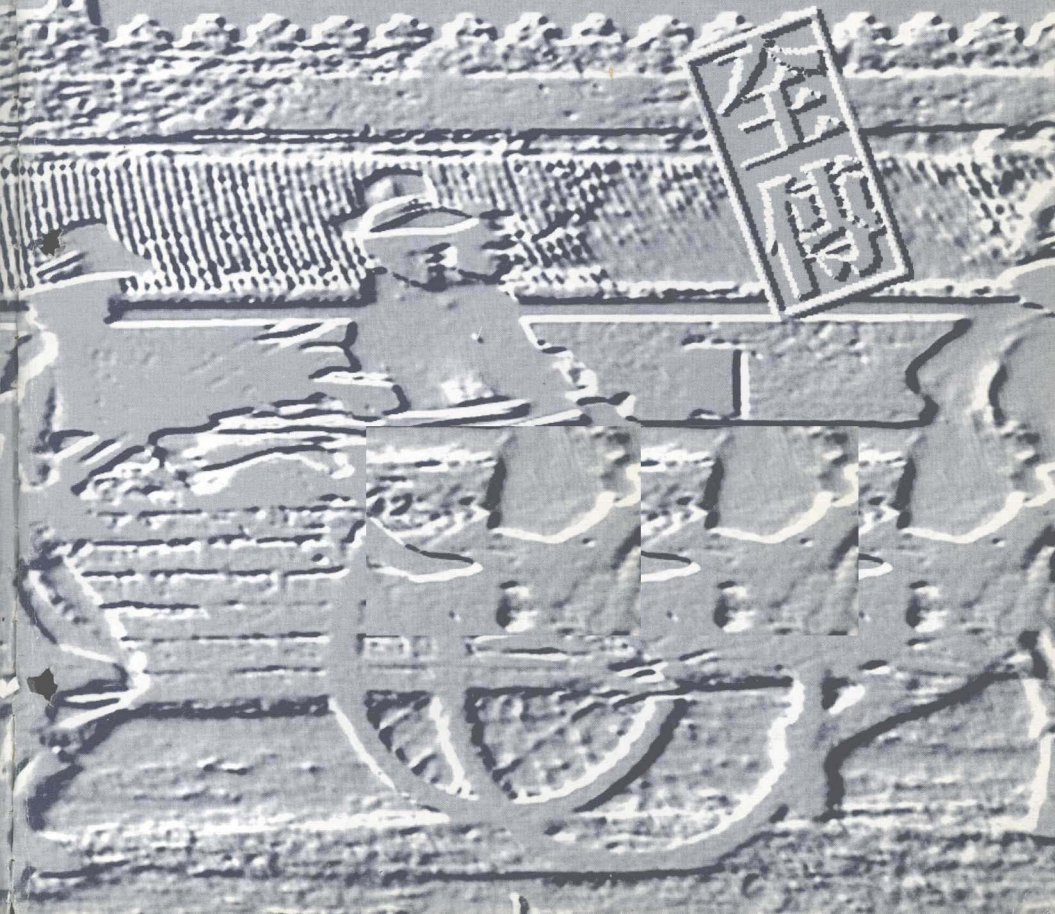
黄金荣：曾立称其为师叔

杜月笙称其为师叔祖



杜心武

全傳



责任编辑:曹 立

装帧设计:杨 群 李 栋

I247.5
8588

杜心武全传

钟 敏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·23印张·插页12

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:500 000 印数:1—10 000

1998年6月第一版,1998年6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204-04119-4/I·755 定价:38.80元(上·下)

一、痛别故国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我叫杜必同。”

漂亮的女佣圣子一边擦柜台一边笑着说：

“杜君是哪一类留学生呢！我们这馆里有‘麻雀派’，有‘和服派’，有‘清酒派’，有‘革命派’，杜君很像‘读书派’呢！”

按照约定，王五师徒已经溜出京城，在东郊一处民房内等候心五。心五扑身进屋时，他们急切地上前搀扶，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，没受伤吧？”

心五好生感动。身上的血都是满清鹰犬的，王五等人见状马上先关心自己，而不是问慈禧是否被杀，这等亲切关怀，足见朋友情谊。心五笑着摇了摇头，擦了擦头上的汗，道：

“我没事，只可惜慈禧命大……”

说着，把入宫后的情形简略说了一遍。众人均叹息大骂为何天佑罪孽，反置苍生死活于不顾。谷平眼中流露出的却是对

心五全身杀出旁人深不可测的皇宫的钦佩。

王五问道：

“鹰犬在城内搜不到人，势必会出城堵截，还会通令全国追捕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心五朗声笑道：

“实在不济，就去天津找周洪呗！我听说日本有许多反清志士在活动，若国内风声紧迫，流亡异国又何妨！”

原来，心五从春台班的事例里想通了。清廷搜捕钦犯的韧性是惊人的，碧云师父为太平天国的中层将领，一生都被清廷追缉；文倩何罪，只因父亲反清，满门遇害不算连不懂事的小娃也不放过。自己惹上了清廷的头号人物，她还不会竭尽全力，掘地三尺也要把自己找出来？

碧云师父在与心五相处正欢时，偏僻的斗米观也会被鹰犬发觉，寻上门来。师父不欲连累心五，憾然西去，巧遇文倩，隐居深山，最终还是没逃出魔掌……这年轻时惨痛的一幕一幕，今天深深启发了年近而立的心五，原来人生中有这么多的无奈。

如果心五留在国内，确如唐才常所说，会被追捕得喘不过气来。真的这样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

还是去国离乡罢。

心五和王五在凄风冷雨中握手道别，悲壮地互道珍重，重新踏上未测的前方。

天津对心五而言，既陌生又熟悉。陌生是因为他从未来到过，熟悉是因为他父亲曾是天津大沽口炮台守将，在这里抗击过英法联军，这种亲切感是难以名状的。

天津俗称“天津卫”，早被洋人开为通商口岸，租界林立，

有一种虚假的繁荣：有卖鸟斗闲的，有名吃小铺，有打快板讲洋书的，有变戏法卖艺的……心五走在三教九流云集的街上，有说不出的滋味。

在酒楼里摆茶阵对上暗号后，心五如约来到一幢洋房楼前。面对与中国传统风格迥异的尖顶明窗，细高耸立，心五摇头付道：

“我亦要去住洋房、吃面包了么？”

宽敞的客厅中，梳理光洁、留着两撇八字须、手持雪茄的周洪“哈哈”地笑迎上前，握着心五的手道：

“杜大侠行事果真是超凡脱俗，居然敢进宫刺杀慈禧，把她吓得大病一场，撤了御前侍卫总管的职，凡我洪门兄弟，无不扬眉吐气、大呼过瘾呀！”

心五不解地问道：

“兄弟才离京两天不到，周兄为何知晓得如此清楚？”

“一来，捕拿宫廷刺客的通缉令早由八百里加快文书传遍全国了；二来，洪门兄弟有自己的联络传事渠道，你的事迹堪称我洪门近年第一壮举，我如何不知？”

顿了一顿，周洪又道：

“听到杜兄的事迹后，我就在想，杜兄极有可能避祸出国，由京城出国最方便就是到这天津卫搭船去日本，便嘱各路兄弟细加打探，果然候到了杜兄，实是我的荣幸哪！”

心五不由又打量了一眼周洪，他玩世不恭，生活洋化，但想事很缜密。周洪似乎觉察了心五的眼神，摆弄了一下雪茄，道：

“天津卫是个大码头，官府怕洋人，洋人怕死士，中国人却怕官府。我虽不才，却能游刃在三种人中间，为兄弟办事开点方便之门，但也沾染了一些坏习气，没办法。但我这颗心仍是

中国心，我问心无愧地为洪门大业办事！”

周洪神色甚是激昂。心五明白他既能游刃在三种人之间，其实却一种人都不算，没有自己的归属，内心实在是寂寞得很，同情地道：

“周兄，成大事何必拘小节。我入宫刺慈禧是反清，你掩护兄弟的安全不也是在救国救民吗？这种年代里，光凭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成的了，周兄处在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上呢。”

周洪闻得此言，精神一振，引心五为知己，恨恨地道：

“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杜兄这样明事理。像义和团的弟兄，大家都是反清同路人，但他们就经常讥笑我与洋人打交道。他们根本不信洋枪洋炮的厉害，说什么念起口诀刀枪不入，施法术洋魔乱心，唉，我与他们闹得有点不愉快呢。”

心五已经是彻底懂得了，过去自己追求的超凡技击、力敌众人的豪勇，不过是一场过时的梦而已！功夫可以健体防身，也可以暗取贼酋脑袋，但在战场上只凭大刀长矛是永远取不了根本性胜利的。武可以弥补火器之不足，但只凭武技，今天已不能救国救民了。

义和团懂吗？他们凭刀枪取得了几次伏击零星散勇的洋人的胜利，确实仍未领略过阵地战中洋枪之利，其冲天豪情若处置不当，淌血之痛或可未知有几深。

周洪见心五默不作声，以为他不感兴趣，转移了话题：

“你要去日本，尽管定个日子，我送你上船，包管没人拦得住。”

心五与山东义和拳打过交道，本想留在天津向这里的义和拳领袖阐明形势有变，不可因循守旧，不思革新，空让爱国热血白白流淌，但多留天津一日便让周洪多一分危险，这又非心

五所愿，于是拱手诚恳道：

“周兄，赴日本之事便拜托你了，越早动身越好。但义和团的兄弟们也劳你向他们说清兵刃之于洋枪，犹如螳臂对车轮，车轮不动螳臂或可锯砍下几粒木屑，但车轮若动，螳臂只有断碎一途，万万不可擅挡啊。”

周洪嘟囔道：

“曹福田、张德成若听得进就好了。他们现在一心想和直隶总督裕谦搞好关系，想成为合法组织，‘扶清灭洋’呢。”

心五大惊：

“这……这怎么可以！义和团兄弟怎么如此糊涂，居然想‘扶清灭洋’！唉，满清之腐朽残暴还不清楚吗，怎么可以与虎谋皮呢？这些兄弟，抗外热情无可挑剔，但方式不对，肯定要如谭嗣同一样，死在清廷手里！”

周洪耸耸肩，苦笑无语。

第二天，心五即在周洪掩护下，秘密进入万国码头，登上了日本客轮春光丸。周洪领心五进入头等客舱，掏出船票和一叠银票放在他的手上，轻声道：

“你的身份是一个富商，住在这舱里没人会来盘查，离开天津后基本上就安全了。路上小心应变，多保重啊！这些钱，到日本有用。”

心五感激涕零，紧紧握住周洪的手，哽咽道：

“离国之前，我能遇逢像你这么好的弟兄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再生之德，没齿难忘，再见之日若不似这般匆忙，一定要盘桓讨教！”

周洪眼圈亦红：

“革命胜利了，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”

春光丸长鸣一声，缓缓驶出码头。心五待船渐行渐远后，才走出舱门，纵目远望。

幽美、雄伟的大海，静静伏在船下。早春时节，海信不兴，只有那细浪温柔地拍打着船舷，发出一种似听不清的温柔的絮语般的声音。海水像锦缎般闪着银色的光辉。远远的，就在这样平静的沉睡般的海面上，几般冒着黑烟的洋船趾高气昂地在中国的海域里耀武扬威，驶向饱经磨难的中国的土地。

心五手攥铁栏杆，眼冒怒火。因为，他看到这些侵略者的船只上，有的挂着与自己乘坐的轮船相同的国旗。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讽刺和痛苦——侵略者嚣张驶来，自己黯然离去！

日近薄暮了。金光浮映在烟雾缭绕的海之一隅，本是死蓝的海面出现桔红的色彩。海上起了微波，受到残阳的返照，一时光辉起来。飒飒的凉意逼入心五的心脾。清淡的天空，好像是离人的泪眼，周围边上，只带着一道红圈。是薄寒浅冷的时候，是泣别伤离的日暮。海湾里数声风笛，伴心五踏上飘泊的离程。

远远的那一排陆地，参差隐约地在那里向心五点头。这一条陆地岸线上，排列着数条檣橹细影，绝似画中的远景，依依有惜别的余情。

心五猛地醒悟过来：

“啊，那就是大沽口炮台！”

父亲曾在这里和恃强入侵的外国人浴血奋战过，他老人家斑斑血泪曾倾洒在神圣的国土，多少英雄儿郎不屈不挠地在这里捐躯沙场。但这座重要的炮台，却在列强炮舰的轰击下从内部垮掉了。满清屈服列强压力，竟拆除了大沽口炮台，从此京城第一门户不设防！

狂啸的风，掠过心五的心田。

这三十年来，为人行事，留有多少遗憾。碧云师父惨死，文情飘零深山，徐师祖神踪难觅，谭嗣同喋血街头，母亲日夜担心受怕，兰儿的委屈更是独力承受……谭人凤、唐才常、王五、周洪……他们的理想实现了吗？他们的嗟然长叹之处又在哪里？

洪门壮志，为何两百年仍未得酬？谭嗣同的维新变法失败了，自己处心积虑做的会党联合亦今未果，义和团在山东亦没有成功……救国的路，到底在哪里？自己刺杀慈禧成功的话，清廷难道不会再出一个慈禧、慈禄……杀一个人，能定大局么？

茫茫大海，不能给心五以回答。夜深风大了，海涛渐起，黑夜像盲人眼睛一般地绝望。可怜的是无告的人！可怜的是有家难回的游子！

船抵横滨，心五踏上了异国的土地。

横滨系东京附近一个大海港。初来乍到这里，语言不通，习俗不谙，心五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想了一想，心五决心到东京去，在日本的国都里或许更容易找到一些机会。

东京洋溢着新鲜、向上的气息。心五听说湖南人多在江户川馆住宿，便行到了这里。江户川馆前有东京唯一的小河，两岸的樱花绽开了新芽，过不了多久，便可看到令日本人如痴如醉的樱花红云了。

门房的女佣殷勤地鞠躬，嘴里说道：

“ひらーはいきや（欢迎光临）”

心五一窍不通，憨笑着点头答礼。女佣眨着漂亮的大眼睛，改用汉语道：

“刚来的？日语不会？”

心五奇道：

“嗯。你怎么会说中国话？”

“哦，这里住了好多中国留学生，他们教的。我叫圣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……”心五刚想说出自己的名字，猛地想起“杜心五”这个名字可是清廷头号钦犯，纵在异国也不应暴露身份，想了一想，改口道：

“我叫杜必同。”

“必”取“碧云”之“碧”，同“取”谭嗣同之“同”，只缘这两位恩师挚友均为殉道而死，心五借此长铭不忘。

“杜君，到日本也是留学？不会日语可不成啊。”

心五到日本只求避难，没细想过如何生活，听圣子这般推测，心里一动：

“对啊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发展甚快，为何不趁滞留之机学一点东西呢？”

于是他点头称是。圣子一边擦柜台一边笑道：

“杜君是哪一类留学生呢？我们这馆里有‘麻雀派’，有‘和服派’，有‘清酒派’，有‘革命派’，杜君很像‘读书派’呢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‘麻雀’，マーシヨ，就是你们中国传来的麻将，‘麻雀派’就是成天搓麻的喽；‘和服’是我们日本女子的服式，‘和服派’就是追逐女色的喽；‘清酒’是我们日本有名的酒，‘清酒派’就是饮酒买醉的喽。‘革命’，是你们中国人拿我们日本人用的汉字表达推翻你们政府的意思，‘革命派’就是你们反政府人士喽。‘读书派’嘛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只读书不干上面的事的那些人喽。杜君仪表堂堂，正义凛然，不是‘革命派’就是

‘读书派’，但杜君没有‘革命派’那么股杀气，很像温文典雅的读书人呢。”

圣子叽叽喳喳讲了这么多话，心五听得心仪不已。若自己也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那该多好，而且，圣子的话有条有据，很有见地，讨人喜欢，当下笑道：

“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！”

“嗨，还不是你们中国人教的。‘麻派’，‘和派’，‘酒派’‘革派’不肯好好学习，老跟中国人在一起，日语讲不好，便干脆教我中国话，方便自己呗。杜君，你是‘读书派’，可别学他们哟。”

心五暗自苦笑。圣子若知道自己是刺杀中国皇太后的钦犯后，一定会瞪大美丽的眼睛，大叫“不可能”了。

心五住的地方只有八蓆（合九平方米）但圣子给收拾得干净明亮，笑眯眯地为他放置必需品。心五望了望窗外，可见小河、樱树，隔壁很安静。圣子道：

“这一层是‘读书派’和‘革命派’住的，‘革命派’老在外面跑，适合读书。”

心五为圣子的细心安排打动，谢道：

“你真好，若日本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……”

圣子嫣然一笑，道：

“嗨，国家大事，管它那么多，杜君只管学习好了。以后中国也要靠你们这些人才能像我们日本那样赶走美国人、荷兰人。”

收拾了一阵，圣子又道：

“来，我先教你几句应急的日语，好吗？”

“求之不得！”

“嗯，早上打招呼时，要说すはとら，‘我哈腰’，就是哈腰打招呼，是‘我给您哈腰’的意思，记住就行了。”

“我哈腰！我哈腰！哈哈，真有意思。”

“嘻嘻，告别的时候说‘せとらをり’，‘闪腰哪啦’。”

“闪腰哪啦。这不是问候嘛，怎么是告别呢？”

“哎，日语和汉语是两码事嘛，せとらをん是再见，中国话读成‘闪腰哪啦’，可不是问把腰闪哪里啦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向人家道歉，叫‘すみませろ’，‘食米马伞’，向人家致谢，叫‘ありがとら’，‘啊，你咁多’……嘻嘻。”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你们中国人讲啊，梁启超先生是广东人，他讲ありがとら时总像在感叹，‘啊，您咁多……’好像羡慕死人家了，真好玩。”

提到梁启超，心五的心中不禁一沉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在长沙看到的时务学堂总教习的身影又浮现眼前。他在东京干什么？

圣子还在不停地教心五：

“学校里的老师，不管年纪大小都要叫他们せんせい‘山寨’；朋友叫とまと‘多么搭奇’，‘我是中国人’要说‘わたしはりらごくじんです’‘娃搭西娃秋国库京待丝’……”

心五已经无心再细细学下去了，抱歉地笑了笑，道：

“食……食米马伞，我肚子饿了，有吃的吗？”

“嘻，学得真快，马上要当‘读书派’领袖了，杜君。”

圣子说着下去为心五准备吃的去了。心五独自跪坐窗前，沉思起今后的打算来了。按圣子所说，这江户川馆里住的中国留学生鱼目混杂，难免没有清廷的耳目，自己一定要注意掩藏形踪，安心在这里住一段时间。至于革命党人，待观察清楚了再

联系不迟。

晚上，心五正坐在一楼与圣子聊天，只听屋外传来“咿咿呀呀”的一阵歌声，三个油头粉面、头戴学生帽、盘起的辫子把帽子顶得如小山一般高的中国人勾肩搭背，走了进来。他们看到圣子和心五，怪笑连连，道：

“哟，‘赛阔’，有相好的啦？”

圣子没好气地答道：

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这是你们新来的同胞。”

“同胞？嘻嘻，国内看来是愈加糟糕了，跑出来的人越来越多。”

“管他娘的，再乱也不干咱的事，东京多好，真想成为日本人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三人一阵狂笑后，挨着心五和圣子跪在榻榻米上，打量了心五一眼后，大概觉得他气宇轩昂，儒雅有韵，客气地拱手道：

“这位兄台，请问尊姓大名？”

“不敢，在下杜必同。”

“杜必同？”三人面面相视，确信国内没有达官显宦姓杜，当下对心五的热情减了几分：

“几时到日本的？”

“今日刚到东京。”

“噢，哪里人哪？”

“湖南。”

“湖南？”叫圣子为“赛阔”的那人对身边一个满脸疲态的瘦小青年道，“唐均，你的老乡哟。湖南人可了不起，日本三大势力之一哟，又来了一个。”

那唐均有气无力地冲心五抬抬手，道：

“在下常德唐均，杜兄是……”

“哦，我是慈利人士。”

“慈利？”唐均突然来了精神，睁大了眼睛问道，“慈利杜心五可是你家亲戚？”

心五不知唐均底细，淡淡道：

“不是，我也未见过他。”

“那太可惜了。杜心五是咱们湖南的第一高手，我有幸和他交往过，他浓眉大眼，胡须刺人，舞一把八十斤大刀，力可提千斤巨石，掌可断百年巨木，为人极是豪爽呢，我敬他酒，他一口见底，煞是够朋友。”

心五肚皮暗暗笑得发疼。这么一批浑噩、吹牛的留学生，真丢中国人的脸，难怪圣子对他们不屑一顾。

唐均又唾沫横飞地吹了一通自己与“杜心五”的“交往”史，打了个哈欠，对众人道：

“这杜心五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，我困了，要先去睡了。”

仿佛会传染似的，其他二人也哈欠连天，挣扎着上楼去了。圣子待他们身影消失后，撇嘴道：

“什么困了？是犯鸦片瘾了！我实在搞不通，你们中国自古习武善技，为什么我看到的多是这种离开鸦片便活不下去的病夫？像杜君这样的健壮者太少了。”

心五能说什么？鸦片之害，遗毒至今，英国人为了能在中国卖鸦片，还跟中国打了一仗，从此掀开清政府强盛面纱下羸弱的真相，以致连日本都乘机去咬了一大口肥肉。鸦片之害，只是中国积弱的一个侧面而已。

圣子又在一旁嘟囔：

“他们不学无术，我的名字日文是せいこ他们故意说是‘赛阔’，不停地比谁有钱，又比谁勾搭的女人多，甚至还想加入我大和民族的国籍，唉，这种人哪……”

心五握紧了拳头，深为同胞堕落气恼。但转念一想，如果中国也似日本这么繁荣强盛，蒸蒸日上，哪还会有人想放弃尊严、寄人篱下呢？千言万语终还是一句话，不除了毫无希望的满清，中国就不能崛起。但像唐均这样的寄生虫，焉能指望？

过得几日，心五在圣子指点下寻到一个日文补习学校，开始读书生涯。

当学生颇为惬意，每日到学校念书，下课后沿着樱花盛开的小河返回江戸川馆。时值三月樱花绽放时节，潺潺小河边樱丛怒放，喷霞如火，淡雅若云。株株树下均有三五人围树而坐，饮酒赏花，捡起灿烂而又稍纵即逝、迅速释放最美姿态的花瓣，高唱那首脍炙人口的古谣：《さくら》（樱花）

樱花呵，樱花呵，
暮春三月好风光，
满山遍野都是花。
花朵烂漫似云霞，
花香四溢满天涯，
去看花，去看花，
大家学樱花，
珍惜如花的年华！

心五此时每每会停住脚步，出神地望着高歌的盛装年轻人，